



自由魂

著 衍 夏

自 由 魂

夏 衍 著

何福梁

上海生活書店發行

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二月

自 由 魂

每冊實價貳角
外埠酌加郵費

著 者 夏 衍

發 行 者 生 活 書 店

上海福州路
第三八四號

印 刷 者 生 活 印 刷 所

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

中 華 民 國 二 十 六 年 二 月 初 版

——詩人的任務，不在敘述實在的事件，而在敘述可能的——就是依據着真實性和必然性的法則而可以發生的事件。歷史家和詩人的不同，不在前者用散文而後者用韻文之點；他們的相若，可以說是在前者敘述實在的事件，而相反地後者敘述可能的事件之點。

——亞理士多德詩學。

——有一種沒有根底的見解，以為演劇的機能祇在保留偉人的面影；但這祇是歷史的任務，而不是演劇分內的事了。我們在舞台上應該學習的，不是這人或那人做了些什麼，而是在具有一定性格的各別的人物，被安置在特殊的環境裏面，他們將要做出些什麼來的事情。

——G·E·威辛沃樂濟劇評論。

序 幕

一九〇〇年（光緒庚子）秋九月

浙江紹興府會稽縣南郊

鄉民甲 六十歲以上

同 乙 十六七歲

同 丙 三十歲

同 丁 全上，唸過一點書

小孩，二

地保阿桂

知縣

人：處：時：

秋瑾 二十六歲

王廷鈞（子芳） 其夫，部郎之類的京官

阮財富 拐着一條腿的農民

烏魯件作親兵等若干人

鄉人男女小孩多數

離城一二里的郊外路上，右手是涼亭的一半，橫斷舞台的是一條破碎殘敗了的石板路，靠路都是稻田，有的已經收割，有的還垂着金黃的稻穗。蔚藍的天，遠遠的阡陌，墳堆，路旁和墳邊的樟柳樹木，太陽直射着，舊曆九月初，但是天氣還是很熱，遠近還有斷續的蟬聲，這差不多和夏天的情調一樣。路上和涼亭周圍擠滿了看熱鬧的人，好像在期待着什麼有刺激性的消息，暮啓時幾個小孩從路的一端奔回來，七張八嘴地喊着：

小孩——來啦！

小孩二 來啦，大老爺的涼傘也看見啦。

小孩一 地保阿桂在趕人。噢——

小孩二 站開，站開，知縣大老爺來啦，噢——

（羣衆男女擠過去看，伸長了頸頸也望不見一些影子，小孩鑽進人叢去，大家又退回來，大家起哄的時候祇有鄉人甲坐在涼亭檯上吸旱烟，不動。）

甲 我早說了，又是空陣頭！

乙 （從人叢中抓住一個小孩，使勁地一推）小鬼！瞎起哄，荒年亂世，梁缸翻，謠言多，連這些小鬼也會造謠言。

甲 這都是閏八月鬧壞的，逢到閏八月，一定有刀兵，咸豐元年，末年，都是閏八月，那一年不是

（對於他的「老話」好像大家已經都不感到興趣了。）

小孩一（不服氣地對乙）在塘上明明看見地保阿桂拿着藤條在趕人，喊着，「站開，站開大老爺來啦！」

甲（解說似的）那兒能這樣快，驗一個尸，也要翻來「無故」，翻去「無故」地驗這麼大半天，況且今天要驗五個，

丙噫，方才說四個，爲什麼又變了五個啦？

甲你不知道，給洋炮打死的是四個，一個女的聽見男人鬪了鬪，給洋人打死了，就在桑樹上上了吊。

丙好利害，一桿洋炮，打死四個人。

乙（接上去）誰說一桿教堂裏的洋炮不止一百桿，都是從杭州運來的；吃教的不論男女，每人都有一桿。

丙怪不得，這樣的時勢還有胆子住在鄉下。

甲 城裏還不是一樣，京裏出了事情之後，天主堂的洋人上街也帶了洋炮啦。

小孩二 (對甲) 阿慶伯，你怕不怕洋炮？

甲 (吃了一驚，搭訕他) 爲什麼，我又不學過神拳。

丁 (從旁冷冷地，一邊用火刀打着火) 學了神拳也不中用啦，洋人破了京城，皇帝逃到陝西去啦。文武百官都向南邊逃，一條大運河也給官船擠滿了。

丙 運河？

丁 「隋煬皇帝造運河」的運河啊。

甲 (慨乎言之) 長毛造反的時候，大家逃到北邊去，洋鬼子造反大家又逃到南邊來，這是天數，「天數難逃」，逃了有什麼用？

乙 (好奇地問丁) 人家說，學會了拳可以避槍砲，爲什麼義和拳也會打敗呢？

丁 洋鬼子學了乖，鴻鈞老祖的法術被他們破了，他們用烏雞白狗的血，加上女人下身的

離，滾在噴筒裏射出來，符咒就沒有用。

（大家熱心地在聽，猛不防乙大聲對一個女孩子喊。）

乙 小阿貞，當心被吃教的捉了去！別再在天主堂門口走啦。（輕薄地笑）哈哈。

（女孩驚惶失措逃走，大家哄笑。）

甲 對啦，洋鬼子捉了女人去，就是這個用處。

丁 用處可多吶，譬如眼烏珠，

（幾個小孩又不知看見了些什麼而跑出去了，大家望着遠去。）

聲一 來啦，來啦！

聲二 阿桂！阿桂！

（人羣浮動了，大家閉了嘴，等着什麼消息，戴着紅纓帽的阿桂手裏拿了藤條，氣吼

吼地登場。）

小孩一 阿桂伯！

小孩二 來啦沒有？

阿桂 (和衆人中一兩個略略地點了點頭，帶囁地) 大家站開一點，知縣大老爺就要來啦，站開，站開！(將小孩推向路旁) 遠遠的看，不准走到路上來。(提高了聲音) 跟大老爺在一起，有幾個殿堂裏的人也要進城去，他們經過的時候，大家不准講話。(向大家一瞥) 洋炮是不生眼睛的！(用藤條攔着人，正要下場)

甲 阿桂哥，辛苦您啦！大熱天氣。

阿桂 (搖頭) 吃了這碗飯，還罷不幹嗎？

甲 驗完啦！

阿桂 好容易！(做一個不願給人聽見的手勢，可是聲音還是很響) 喂，死人身上的眼睛都挖掉啦！

甲 眼烏珠？（一怔）

乙 挖掉啦？

阿桂 騙你？（回頭來驀然看見了財富也夾在人叢裏面，便狠狠地）什麼，財富你拐出來幹什麼？你也看熱鬧！

阮 不，（支吾）我是過路，到城裏去探一探阿狗

阿桂 探什麼，把草舍讓出來就得啦，你得當心，官司沒吃完吶，告你的又是吃洋教的！走開，看什麼！

阮 （害怕地哀告）阿桂哥，讓我息一息腿，一會兒就走的。

（有人竊竊私論，阿桂用藤條趕着人下。）

阿桂（聲） 站開站開，擠什麼？

乙 （跑到丁身邊）死人身上的眼烏珠都挖掉啦，方才地保阿桂聽的聽見了沒有？

丁 還有什麼稀奇，大驚小怪，洋鬼子在中國人身上最要的就是眼烏珠，吃教的人死了也一樣。

甲 (夾上來) 你可不知道挖了眼睛做什麼用啊。挖了去

丙 知道知道，挖了去造千里鏡。

丁 瞎說，挖了去造洋藥水，拍照相。

丙 (好奇地歪著頭)

丁 (得意了) 眼烏珠，小孩兒的心肝，女人的經水，一起用鑊水化了。這就是拍洋畫的藥水。

(小孩們睜着眼睛聽着，一步步地走近來。)

丙 (佩服) 你真是「百曉」，什麼都曉得。

丁 這又不能隨便講的，書上看來的。

丙 這事情上了書？

丁 對啦，吃教的人死了之後，把尸首擺在黑房間裏面，洋人用一把小洋刀，一塊白布……

（正要講下去的時候，乙冷不防的用兩個手指裝着挖眼珠的手勢，對准了歪着頭在聽故事的一個小孩的眼睛。）

乙 （發出恐怖的聲音）噢，洋鬼子來挖眼睛啦！

小孩 （哇的哭了）啊，姆媽！ （逃走）

（衆人大笑，趁這機會，阮財富擠進一步，在路邊蹲着，仰起了頭問：）

阮 阿慶哥，知縣老爺真的要從這兒過嗎？

甲 （隨便地）不從這兒過，大家等齊看什麼？

阮 唔。

乙 財富你們阿狗 什麼時候能放出來？

阮 (搖頭) 誰能說。(垂頭喪氣)

丙 本來就是你不見機，黃七虎要你一塊地，你態不給他嗎？出錢向你買，你偏不讓，好啦，教酒不吃吃銅酒！耶穌的招牌請出來啦，要了你的地，抓了你的人

乙 (接上去) 地上的春花擺掉啦，阿狗的屁股打爛啦，現在，連你的茅蓬草舍也得拆掉啦。

丁 (教訓似的) 跟你說，現在這個時候，帶一個洋字的東西就惹不得！

乙 對啦，洋狗也比草狗威風！

丁 黃七虎本來已經够霸啦，今年進了教，你還能跟他拗？知縣老爺也得讓他三分，你算得什麼？真是泰山頭上動土！

阮 (哀痛地) 可是，我們祇有這塊地，要了去，叫我們吃什麼？我

乙 喂，財富，你倒可以去進義和拳，他有教，你有拳，請大師兄來跟耶穌攪一下，喂！

甲 (故意地將眼睛望周圍一掃)當心啊，小夥子講話。貼在城門口的告示看見沒有！

(遠遠約有鑼聲。大家不期而然地向後一退，中間讓開了一條大路，阮財富沒有動，慢慢地站起來，臉色青白，咬着嘴唇，鑼聲近了，大家又慢慢地望前嘩，財富在人叢中掙扎着，一個鄉婦被他擠了，怒目對他，但是看了他那副可憐的臉，面色也就平和下去了。)

鄉婦 你念什麼財富。

阮 不，我要看一看。

(話未完，鑼聲更近，阿桂又來驅人了，財富低下了頭，向後退，差不多跌倒，鄉婦扶住了他。)

阿桂 站開站開！(下)

(打古鑼，撐着涼傘，知縣的親兵，佯作皂隸，接着是知縣的轎子，登場，大家靜默而好

奇地看着，轎子接近涼亭時，突然的阮財富從人裏撲出來，攔轎跪下，喊：

阮 青天大老爺伸冤，冤枉——

（全場人都怔住了，兩個親兵抓住了他，轎子也停下來了，知縣從轎子裏俯出上半身來，怒容滿面，但掩不住驚愕之色。）

知縣 混賬！在本縣經商的時候——

阮 （掙扎）大老爺，替小的伸冤——

知縣 什麼事，要這麼大驚小怪的。

阮 青天大老爺，黃七虎霸佔我的田地，剝掉我的春花，又要拆掉我的草舍，連我的兒子，

阿狗，阿狗也捉

知縣 （不耐煩的樣子）有狀子沒有，

（親兵搜他的身邊。）

兵 回老爺，沒有狀子。

知縣 沒有狀子，那你告什麼？

阮 (發急) 大老爺替我伸冤吶，(叩頭) 小的就死也……

知縣 (麻煩，但是態度却已經變鎮靜了) 你有什麼冤屈的事要告狀，得寫一份狀子，到衙

門去告，這樣的編織告狀，照皇法是有罪的！(揮手) 帶下去，有什麼事，補一份狀子來。

阮 (親兵扯他下去的時候，拚命地掙扎) 大老爺，小的沒有錢，沒人肯替小的寫……

知縣 什麼？(一轉念，就表示愛惜百姓了) 唔，沒人給你寫狀子，(對聽差) 來！將這——(

對阮) 你叫什麼！

阮 小的叫阮財富！

知縣 將這阮財富帶回衙門去，要文案給他補一份狀詞。……

聽差 是。

（正在這時候，阿桂滿頭大汗地奔來，在知縣轎前打着杆。）

阿桂 小的該死，驚動大老爺啦，這老頭兒是——有瘋病的。

知縣 什麼？有瘋病的！

阿桂 他的兒子跟黃七老爺吵架，黃七老爺拿名片兒送去辦啦，他沒處出氣，就這麼瘋瘋癲癲的。

知縣 那個黃七？

阿桂 黃七虎，（自愧失言）不，就是黃鐵珊老爺，黃七老爺爲着要開一條水路，打算買他的地，他不肯賣……

知縣 （吃驚，用手示意轎夫，走出轎子來）黃鐵珊不是在天主教堂管事的……

阿桂 大老爺說得對，今年春天進了教的……

知縣 （顏色也變了）還了得，（指着阿桂）這刁頑的東西！在這樣的時勢，還敢跟教民吵鬧？

你有幾個腦袋？（一半是說給圍觀的百姓們聽）上頭三令五申的會衙保護教堂，不准跟洋人和教民爲難，你們難道全不知道嗎？昨天動衆打教堂的事情還沒辦了，說不定洋人會派兵船來你（指着阮，切齒痛恨之狀）居然還敢爲了一點兒小事情跟教民告狀！混賬那簡直是有意跟本縣搗蛋！

阮

（拚命地）大老爺，這是人命大事啊！

知縣

什麼，還敢和本縣捱撞！了得！看模樣就不是個好百姓，放着這些刁民不辦，那簡直是要造反啦！來將這忘八抓起來重辦，一定得重辦！

（親兵用手銬銬住財富，財富放聲喊）

阮

大老爺難道吃了教就可以霸！

（嘴被親兵用手掩住了，鄉民交頭接耳地議論，知縣正要上轎的時候，舞台右方一方一個女子的聲音）

聲 快啊，看一看有什麼，不，我偏要看！

（一邊向後面招着手，秋瑾登場，短衣長裙，這是當時最新的時裝，手裏拿着一束折下了的桂花，鄉民大家回頭凝視着她，她毫不理會他人地擠進羣衆裏面，他的丈夫

——王延鈞，勉強地跟在後面，人們讓開一條路。）

秋瑾 （走到阮財富身邊）他方才喊的是什麼？

（大家睜目望着她，不答）

知縣 （驚訝）這女人是誰？

阿桂 （惶恐地）本城秋公館的大小姐，才從京裏回來的！

知縣 （點頭，仔細地看她）哦……

秋瑾 （看清了財富）啊，你不是財富嗎？

阮 （好像天上放下了救星）啊，大小姐救救我……

秋瑾 (望着衆人) 他犯了什麼罪？我知道他是好人。

(王延鈞沒辦法地祇能上前一步和知縣行禮。)

王 老公祖……

知縣 噢原來是子芳兄，巧極啦，什麼時候……

王 前三天纔到，還不會來拜訪老公祖……

知縣 不放不政，天很熱，今年的夏天特別久……

王 是呀，快到重陽啦，還拿着扇子，哈哈。

知縣 (轉換話題) 子芳兄從北方來，覺得京城的大局怎樣？這幾天的情形，不是很可慮嗎？

王 兄弟是六月底離開北京的，所以以後的情形就不很清楚，一條大運河，全給大小的官船擠滿啦，牽動我們的船隻小，還能在船縫裏鑽，好容易一天趕這麼三五里路，要等晚上水漲的時候，才能勉強地趕快一點……

知縣 那可不是太辛苦啦。唔，子芳兄這番是外調，還是回南邊來望望貴親……

（秋瑾和阮講了幾句，回頭來望着他們談話，到這時候耐不住了。）

秋 （抱怨似的，對廷鈞）喂，人家在受罪吶，你還是這壓海闊天空的……

王 （響簾）唔唔，（招着秋）來，見老公祖……這是內子。

（秋勉強與知縣相見。）

知縣 （對王）嫂夫人有好多年沒有回家了吧？

秋 （答非所問）這人是從前我家裏的老長年，爲什麼要拷他？

王 （回頭責備妻子）什麼話！在老公祖前面。

知縣 （撮作一下官威）子芳兄還不知道，現在的事情可真難辦啦。北方的那種排洋滅教的風氣，漸漸的傳到浙江來啦，吳德繡的案子鬧得滿城風雨，上海的總領事打電報給余軍門，說要派兵船到浙江海面來，不巧平陽瑞安又鬧了教案，昨天南鄉的愚民聽信

了謊言，明火執杖的去攻打教堂，結果反被教民格斃了五個。兄弟方才檢尸回來，巧巧的這姓阮的又來告狀，一問案情，知道又是跟教民爲難，那不是——

王

（有點懷恐）老公祖真是宵旰勤勞，爲民——

秋

（擱着）可是方才問了他，阮財富不會和吃教的爲難，倒是吃教的要強買他的田地。

知縣

（故作嚴重）子芳兄，可知道省裏有密電來，今後再有刁民與教堂爲難，一律格殺勿論（又掉轉來做人情）可是，既然這姓阮的是嫂夫人家多年的傭工，那祇要子芳兄肯保一下，今後不再與教民糾纏，兄弟一定可以從輕發落……

秋

從輕發落？那麼他的田地呢？他沒有犯罪啊。

王

（攔住秋）別多講話（對知縣）這案情關係太大，還請老公祖帶去訊辦，兄弟不敢

秋 你不肯保他？我，我哥哥一定可以保他的。

知縣 (順水推舟) 那也好，祇要豫章兄担保，兄弟理得幫忙的，來放了他，交給王太太帶回去。

王 (怕受累) 可是……

知縣 子芳兄，嫂夫人，可別看輕了浙江的教案，譬如平陽黨的案件，表面上是愚民反對洋人傳教，可是背後是有很大的陰謀的，就是說革命黨在利用機會，跟大清搗蛋，平陽黨的「平陽」這兩個字，就帶着打「平洋」人的意思，這裏面的竺紹康，王金發，都跟上海革命黨首領蔡元培有來往，他們不懂排斥洋人，還要幹什麼種族革命……

秋 (失聲) 王金發不是那有名的……

知縣 對啊，中過武秀才，到日本去留過學，可是現在是落草啦，浙東第一個大強盜！

秋 (不自禁地) 真有這麼一個人，我倒很想見見他！

王 (怒目視之) 胡說信口開河。

(這時候親兵已將阮財富放了，押着到知縣轎前來叩頭，知縣向王拱手告別。)

知縣 子方兄，嫂夫人，兄弟少陪啦。這阮財富交給嫂夫人，還請好好的管教他。

王 (恭敬地) 多謝老公祖……

(知縣上了轎，下場。正在這時候，鄉民們的眼光不期而然地注視左方，讓開路，四個背着刀的親兵，保護着三個「教民」過場。大家以好奇的眼光望着，直等他們將下場的時候……)

乙 (故意地) 呸！(吐痰表示輕蔑)

許多人 (同樣地) 呸！

(教民回轉頭來，乙就很快地望人叢裏擠，教民們將他們瞪了一眼，下場，大家才透了一口氣，笑了。)

丙 (做出一種熊不起的樣子) 神氣什麼，死了給洋人挖眼烏珠的……

甲 孩一 剖心肝，做洋藥水！

小 又不死了爹娘，手裏拿這麼一根「哭喪棒」。

(鄉人哄笑。看着他們這種蠢態，秋瑾禁不住笑了。但是這種笑痕很快地消失在憐憫的表情裏面。)

秋 誰說吃教的要挖心肝。取眼睛？

丙 (和太太們講話，有點的胆怯和害臊) 都是這麼說，昨天打死的人，眼珠兒都給挖掉啦。

秋 (對鄉民) 吃教的要剖心肝，挖眼睛，這全是假話，義和團造了騙人的，大家別相信……

王 跟他們說什麼，走啦。

甲 可是，方才地保阿桂說他親眼看見打死的人，眼珠兒都給挖掉啦……

秋

（骨切地）洋人要取中國人的心，要取中國人的眼，這話是有理由的，但是他們不一定真的要刀來剖，……懂得嗎？他們用上帝，天堂那些話來騙中國人，要我們死心塌地的相信，閉着眼睛聽話，那實際上就是取了中國人的心，挖了中國人的眼，……

（鄉人們圍攏來聽，但是王、錫、鈞、齊、憲、畢、現，扯着秋、瑾欲走）

王

跟他們說有什麼用，走吧，時候不早啦。

（秋、瑾揮開他的手，繼續下去）

秋

……洋人欺負我們，大家要報仇，這是對的，但是我們不能跟北方的義和團一樣，打拳唸咒，這全是騙人的鬼話，什麼也沒有用，我們要唸書，識字，懂得世界上的事情，（指着人叢中的兩個女人）女人也要跟男人一樣，放腳，唸書……（王又扯秋走）練兵操，和洋人一樣的，我們也要有槍砲，……

王

（用力地扯着她）什麼啦，你瘋啦嗎？這樣的時勢，……（對鄉人）走，走，站開！

秋 (掙扎) 什麼的,你老是樹葉兒掉下來怕打開頭!——(回頭來對大家) 中國人再
不這樣幹,就要做亡國奴,那時候洋人真可以來挖心肝,挖眼珠兒!——(被扯着下場)

王聲 走開!走開!

阮財富一拐一拐地跟在後面,大家拍手,喊好。

——幕

第一幕

時：一九〇三年（光緒二十九年癸卯）冬
處：北京
人：秋瑾，二十九歲

王廷鈞

吳蘭石，秋瑾的女友，四十歲

僕婦

秋子，六歲

秋女，滿兩歲

其他

王延鈞京寓的書房，他是一個小京官的身分，但是家道相當富有，所以佈置得很不俗氣，正面後方是玻璃和合窗，掛着濃紫色窗帷，沿窗橫放着一張馬鞍式書桌，和官椅，右手靠後方是一排書架，十景櫥，等等，左手是一扇通內室的角門，虛掩着，炕床，鋪着地氈，相當古雅的陳設，但是正中掛着的大保險燈，桌上的玻璃罩，自鳴鐘，和壁上的洋式鏡框，破壞了舊式書廳的空氣。火盆燃燒着，下午，在下雪。

自鳴鐘慢慢地打四點，幕啓，王延鈞斜躺在炕床上吹水烟，秋塵坐着看報。暫時沈默，窗外風聲。

秋 (忿然地將報紙往地上一擲) 哼，中國政府，真是個囊中的鷓，水中的癩，定要把個祖國瓜分了才算數！

王 (多少吃驚，但是，對她一瞥之後，又照常地吹烟了，這樣的憤慨話，看模樣就知道他已經聽得很多了) 老是這麼大驚小怪的……

秋 (又拾起報紙來，用手背敲着) 你看，國家快要亡啦，還是一點兒好事情也不做，德把不願做亡國奴的人抓到牢裏去！南方抓了鄒容 章炳麟，北方好像也得抓個王照 凌湊 數……

王 唔。(不感興趣，懶懶地欠伸)

秋 日本跟俄羅斯在中國的土地上打仗，這還是什麼「本朝龍興之地」，而中國居然能够宣佈什麼局外中立，這不是「局外」得很奇怪嗎？奉天給佔據啦，增城給監禁啦，我們吶，哼，抓幾個手無寸鐵的革命黨……

王 得啦得啦，從拳匪那一年到現在，你已經整整的嚙了三年啦，可是儘講有什麼用？國家的事情，一個兒在家裏喊是什麼也沒有用的！

秋 對，在家裏講沒有用，那麼你爲什麼幾次三番的不准我到日本去？（走向王）

王 這事情且不必講，我的意思是說國家的盛衰，一半由於人爲，一半由於天數，你老是焦灼有什麼用呢……

秋 （搶着）我不愛聽，什麼叫天數？

王 （放下了水烟筒）中國幾千年來，沒有一個永遠不敗的朝代，盛極了一定要衰，否極了泰纔能來，這就是天數，對於天數，不論你有天大的本領，還是沒有用的。（秋欲參語，王以手制止）你不見李鴻章李文忠公嗎？他的經濟，在中國也算得沒有第二個啦，可是他操了一世的心血，終究還是個沒用，像我們這樣的……

秋 （漸次興奮，話裏帶一點諷刺的口吻了）照你說，我們得聽天由命，讓中國衰下去，讓

洋人興起來，準備做順民，做奴隸……

王 那也不是這樣說，古人說得好，「不在其位，不謀其事」，一個國家總該有個國法，像你一樣的大家囑囑噴噴的談論國事，今天罵政府，明天談革命，呼，恐怕國沒有救成，國家的秩序早已經亂啦。

秋 (冷冷地) 唔，你開口就是古人，閉口又是聖賢，(質問) 你知道古人和聖賢講的話裏面，有「天下興亡，匹夫有責」這一句沒有？

王 (強辯) 有這麼一句，可是你得聽清，(輕薄地) 這祇說「匹夫」，沒有說「匹婦」，你是一個女人——

秋 (忿然作色) 女人不是人嗎？

王 (攔住她的話) 女人是人，但沒有救國的責任，(用一種說服的態度) 我跟你講過很多次啦，即使國家有了什麼不幸，天下後世，也決不會責備到你們女人身上的。

秋

錯啦，救國是每個人的責任，不需要旁人誇獎，也不需要旁人責備，（掉轉話頭，好像想起了什麼似的）唔，對啦，你說你不僅是一個有責的匹夫，而且是一個吃了國家俸祿，吃了民間脂膏的官吏，你自己盡了你的責任，沒有吃花酒，打牌，這算是你的「在其位，謀其事」嗎？我跟你說，中國好好一個幾千年的大國度，弄成現在這個極窮極窮的地步，大部分都是你們這班醉生夢死，祇知自己，不知國家的官僚的責任！

王

（老羞成怒）不跟你搶白，你這是個什麼樣子！跟丈夫三天不隔二的吵鬧，還就算作主張的家庭革命？（勉抑感情）你也是名門出身，念過書，你總得知道曹大家在女誡上講過的話，「生男如狼，猶想其匪，生女如鼠，猶恐其虎。」……

秋

（氣烘烘地坐下）你就是這些書念壞啦，一點兒也不懂得權變，只知道詩云子曰，拘泥了書上的一兩句話，食古不化，照你說，科舉也不必廢，立憲也不必立，一切不管，讓洋人來……（憤極頓足，發作的地）這樣的黑暗世界，我再也熬不下去啦！

王 歇不下，哼，上哪兒去？

秋 到日本去！（決然）

王 咱王家是閩閩人家，不能有革命黨的媳婦！

秋 到日本去唸書就是革命黨嗎？

王 可以這麼說。

秋 那麼我就算是革命黨！

王 我可不准你！

秋 你不能干涉我！

王 我是你的丈夫！

秋 你做丈夫的不能干涉我唸書，正像我做妻子的不能干涉你嫖賭一樣！

王 （站起來）我好好的規勸你，你竟越說越不是話啦，怎麼說來說去，終是些男女平權，

家庭革命，聽了這種混賬的話，就像着了魔似的，永世勸不醒了，我現在不再跟你空費口舌。你真個要去，你就去，只是你與我沒有半點兒情分，（感奮地）我得先休了你，再讓你到外面去！我可不能讓我的妻子在外面丟醜。

秋

（昂然）很好！我可以不做你的妻子，但是我不能不做一個中國人！你寫休書給我。今後有什麼事，我自個兒承當，決不會連累你，決不用你姓王的名字。

王

（掩不住內心的狼狽）你當真要這樣幹？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啊。

秋

（這時候奶媽抱了一個二歲的孩子，牽着一個六歲的男孩登場，孩子帶跳帶躍地進來，但是看見他父母沈着臉鬥嘴，也祇能呆着不做聲了。）

奶媽

（緩緩地）老爺今天爲什麼不去打牌，……（對秋瑾）康太太來啦，請到這兒來坐。

王

（軟化下來）好啦好啦，別儘鬧整扭啦，你可以跟你的好朋友，這位女詩人談一下。究

竟誰是誰非，她總該不是頑固派吧……我也有事……（走向內房）

秋 不，我不能像你一樣的說過就算，我自個兒的事不必跟別人商量，你話已經講出啦，你寫休書給我，我明兒就回南邊去……

秋子 （走近秋身邊）媽。

（秋摸着他的頭，眼望着王）

王 你再仔細想一想，你已經是兩個小孩的母親啦，你家裏還有一個年高的……

秋 （斬釘截鐵）這幾句話我已經聽厭啦，你得講跟你自己聽，你是兩個孩子的父親，你管教了他們沒有，花天酒地的……（轉念）唔，不跟你講這些話，我已經想够啦，想了幾個月，幾年……

奶媽 （插一句）奶奶，廉太太來啦……

王 （忿忿地走向內室去）別憑一時的高興，過幾時懊悔的時候（走進內房）……

秋 (接過奶媽手中的小孩) 請這兒來坐。(奶媽下)

秋子 媽? 明兒回南邊去。(高興) 外婆家……

秋 (不語, 點頭)

王 (從內房披了大氅, 戴了皮帽出來) 你沒有經歷過世上的風霜, 凡事看得太容易

秋 別將話扯開去, 你已經講過啦, 寫休書給我, 你……

(吳蘭石登場, 與忿忿地與出門去的王恰恰對面遇着, 吳蘭石是他家的熟客, 兩人招呼。)

吳 什麼。這大冷天還有應酬?

王 不, 一點兒小事情。請寬坐, 我少陪啦。(下)

吳 (望了望散在地上的報紙) 不巧極啦, 我倒正有點兒事情要跟他商量……(捏着

秋 瑾抱着孩子的手) 呢, 幾天不見, 又好像長大啦。

秋 (勉強振作) 跟他商量, 什麼事?

吳 我有一部家藏的董香光的小楷史記, 想出讓, 不知道他的朋友裏面有受主沒有?

秋 要出讓爲什麼?

吳 還不是爲了李蘋香的事嗎, 上次和您講過的, 那樣聰明的女孩子, 讓她混在班子裏, 不是太可憐嗎?

秋 就是您在上海遇到的那個「詩妓」?

吳 對啦, 她最近有信來, 現在各方面都講妥啦, 她自己也還有幾個朋友肯幫忙, 我想將部書賣了, 湊一湊數……

秋 (強笑) 您真是個菩薩心腸, 可是賣掉了書, 南園先生不會生氣嗎? 上次爲了一部碑帖, 不是還跟他的老朋友劉鐵雲發了那樣大的脾氣嗎……

吳 (笑了) 那一半也是老鐵的脾氣太古怪，還事情他是知道的。

(奶媽端了茶，從秋手中接過孩子，欲下。)

秋 (叫住她) 叫王媽給我收拾行李，今晚上要整好的。

(奶媽胆怯地望著吳蘭石，點頭下場。)

吳 (吃驚) 什麼，您要回南邊去？歸省？還是老伯母有什麼

秋 還有什麼歸省，我這一次簡直是大歸啦！

吳 (怔住了) 什麼，又是兩個兒拌嘴？

秋 (坦然，但終於掩不住傷感) 唔，說拌嘴吧，可是這已經是最後的一次了，我決定了到

日本去，他剛纔還要給我寫休書，(振作一下) 我這哥打破了家庭的範圍，您應該慶

祝我！(望着吳的表情)

吳 唔，原來所以我進來的時候你們兩個兒的顏色都不好看。(仔細地望著她，誠懇地)

可是癩聊！您別生氣，我還是怪您性子太躁，爲什麼一定要這樣的弄假成真，鬧到這個田地吶？日本現在正在跟俄國打仗，亂世荒荒的……

秋 （多少有點訝異）什麼，大姊您也講這樣的話嗎？方才他還說您該不是頑固派，可是聽了您的話……

吳 （禁不住笑了）也許，我已經是老「新黨」啦，可是我怕的是你志氣過高，宗旨太新，況且您年紀輕，不懂得人情世故，萬一有什麼差錯，我做大姊姊的就不放心，況且，癩聊，您知道家庭革命，男女平權，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事情，一定要腳踏實地的……

秋 好啦，大姊，我去唸書，就是腳踏實地的第一步啊！把自己關在家庭裏面，能做得什麼，

吳 （知道不能勸阻了）那麼您到日本去，打算研究些什麼？

秋 （熱心起來）您看，我應該學些什麼好？

吳 我嗎？您既然主張喚醒女界，改革家庭，那麼我以為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應該是女子師範，家政學，保婦科……

秋 （不等她講完就搖頭）啊呀，大姊不要說了，這些都是家家的瑣碎事情，學了回來，也是無關大事的，您知道我的性子，我能做得這些事嗎！我希望全中國的女人都能和男子平權，不再靠男子，所以……

吳 那麼我猜錯啦，你一定去學什麼醫學，看護，葯，或者和女子職業有關係的工藝，譬如
更不對啦，（笑）醫學，看護，固然也是救人的學問。可是它能救得我所要救的那麼多嗎？

吳 （正色相告）您別把這些太看輕啦，在西洋，女人學醫藥和看護，都是很神聖的，有許多貴族女子，都捨身去當看護，平時救濟同胞，戰時到戰場上去救濟兵士，英吉利的南

「丁格的故事，我不是跟你講過嗎？我看，你去學醫，倒是最適當的……」

秋 您的話，也許是沒錯的，可是我卻認為這些學問還不是救拔同胞和女界自立的第一層工夫，天下的事情，都有本末之分，假使根本問題沒有解決，那是不論怎樣的學問，還是沒有用的。

吳 (不服氣) 既然您這樣說，凡事要從根本做起，還是最好的事了，但是女人沒有根本學問，不能跟男人競爭……

秋 (揶揄說) 大姊您又來啦，怎麼您聰明一世，今天會這樣懵懂吶？我並不是說醫學看護沒有好處，我祇說這些學問一定要在根本問題解決了之後，才有真的用處；現在中國二萬萬的女同胞還是在不自由不平等，不把中國弄得強盛，不把政治弄得清明，她們怎能從這黑暗解放出來吶？

吳 (多少有點感嘆) 那麼你的志向太大啦，你主張的已經不單是家庭革命，而是……

秋 (笑着) 大姊!也許您看我太狂妄,可是我真的想這樣做。我想救女界,同時我也想救

中國(仰望着窗外,出神地)我情願做上斷頭台的法國的羅蘭夫人,是但我不希望
做得英國維多利亞獎章的南丁格……

吳 嗚嗚!記住了腳踏實地啊,別想得太遠啦。

秋 (站起來踱了幾步)不過,大姊!我可以爲我的幹法,是最實際的!譬如您,有了一副苦

練心腸,要從火坑裏去救出一個可憐的女同胞,但是,能够吟詩作賦的妓女李蘋香,祇
有一個,而天下和她一梯的出賣身體的女人就不知道有幾千幾萬啦,你祇能救出一
個李蘋香,你可不能救出千千万萬的可憐虫!大姊!你有多少部董香光的史記(笑了)
但是能救一個,總也是一件好事。

吳 大姊!救一個人是枝節,救千萬人是根本!

秋 (點頭)唔,您比我透澈得多了,不過,嗚嗚,像你這樣的人,咱們中國太少啦,別人不懂

得您的意思，也許會將您看作新奇怪誕，不知世故的。

秋（感動）大姊，你懂得我的心，看了這幾天的報，我簡直就放不下啦。我這番出去，除

書之外，還打算多交結幾個朋友，自己放些眼力出來，揀幾個熱心熱血的異同志，將來

大家可以有幫助……

吳 看模樣您准走啦，妹夫真的肯放您放嗎？

秋 我的性子就是這樣，講做就做。誰還管得他。

吳 真的要留學，也得給此地的幾個朋友們知道，揀個日子，我給您餞行，好嗎？……綺園

妹子知道了沒有，我去通知她。

秋（小孩一般地愉快）好，好極啦，咱們可以暢快的談一下，這幾天我實在悶死啦。不過，

我就得走啊！

吳 忙什麼，這樣冷的天氣。（拌着火盆裏的炭）

秋 (笑) 您以為我還怕冷嗎?

(奶媽抱了小孩進來。)

奶媽 奶媽，王媽要我來問，小少爺跟官官的衣服，可要整在一起?

秋 全給我收拾起來就是啦。

奶媽 老爺的……?

秋 別多說。(奶媽下。)

秋 大媽，您吶，您不能跟我一起去嗎? 南瀾先生有很多日本的知交，和您去一定很方便的，帶便，也可以開開眼界，我儘想，到了東京，一定可以看到更多的書報，那些禁書，全是在

東京印的。

吳 恐怕……

秋子 (搶着) 媽，我要一起去!

秋 (撫慰着他) 你你跟我回南邊去，外祖母舅舅在等你吶，你還記得，外祖母房間外的

那株大桂花樹……採了桂花做桂花糖……

秋子 (點頭) 爸吶？

秋 (不禁愜然) 他不去……他有事。

秋子 爸什麼時候來接我們呢？

秋 (望着她不語，稍停) 好孩子，到後面去玩吧，別待在媽身邊。

(天色漸暗，奶媽拿了點着火的紙，捲兒來上了燈，隨手帶了秋子下場。)

秋子 (回頭望着吳蘭石) 大乾娘也回去(下)

(吳目送了秋子下場之後，回頭來看見秋子黯然地低着頭，一只手無目的地地在搥

着一張桌上的報紙，她點了點頭。)

吳 (多少有點故意地，突然地笑) 囉囉囉……

秋 (抬起頭來) 怎麼(有一點窘,看了看自己) 笑什麼!

吳 剛才聽您的話,我以為您的心腸是鐵做的,可是看了現在這個模樣,才知道您的心也跟我們一樣的,是用血和肉做起來的。

秋 (站起來振作一下,帶着笑,多少有些解嘲的意味) 大姊!您錯啦!假使我的心是鐵做的,那麼我的心就能够冷啦,可是我的心老是這麼熱,(指着桌上的報紙) 這幾天看着報,我的心簡直像要炸啦!大姊!革命的人的心,本來是血和肉做的。因為有血,所以熱得不能冷下去。

吳 (點頭) 你真的打算將小孩們寄在老伯母身邊?

秋 在那邊我就可以安心。

吳 在日本住多久?

秋 那可說不定,不過最多也不過三兩年,我的經費不夠,況且這樣的時勢,誰能保得到!

吳 (鼓勵她) 那到可以不必就愛，我跟綺摩一定得幫忙……也許，等您回來的時候，我可以到上海來歡迎您。

秋 好啦，我等著那一天，(一轉念，笑着) 可是大姊！您不怕嗎？那時候，我也許會變了一個
人呢！

吳 不，您是不會變的，您是好人，我知道不會變的。

秋 (笑着) 我的意思是說，在那時候，也許在您看來，我會變成更新奇，更怪誕，更危險的！
吳 不，我的意思恰恰相反，我以為經過一次風霜，您就會變成更加沈着，更加懂事，那時候，
你的小孩兒脾氣就會沒有啦。

秋 (搖頭) 不，我不這樣想，我將東京看作一團火，我跳進火裏去，我想，我一定會更猛烈地
燒起來……

吳 跟你打個賭好不好？看誰料得對。

秋

(天真地)好，(兩人拍手心打賭)祇是您的輸是定了的哈哈。

幕

第二幕

時： 處： 人：

一九〇七年(光緒三十三年丁未)正月

上海曹家渡吳蘭石別墅

秋瑾

吳蘭石

徐綺靈 二十八歲，秋瑾女友

徐淑華 十七歲，綺靈之妹

呂萌 二十五歲，女友

王金發

秋瑾聲 小妹妹來啊！

（淑華很快地奔回去，大家各自就坐。）

吳 （對呂）您說我跟翦打的話是我輸啦？

呂 可不是，她方才講的話，不是跟兩年前一樣嗎？

徐 那兒止一樣，兩年前祇是講，現在（放低聲音）她要實際幹嘍！

吳 也許是我輸啦，可是現在看，這也是很自然的。

徐 對啊，整個兒時勢，不是變得很快嗎？革命黨在南方，已經是燎原的火一樣了。

吳 別說這中間隔了兩年，就是同在一個時候，我從北京到了上海，就覺得風氣有兒不一樣，在北方，看不到一本批評政府的書，可是在上海主張推翻滿清的書報就隨地都有啦。兩年前，講一句立憲也算大逆不道，可是今天吶，馬相伯不是公然的可以打電報給王爺府，要求從速宣布立憲年月了嗎？

呂 (接上去) 這我也感到，可是咱們的癩腳姊姊……

徐 (攔住她) 別再叫她癩腳啦，她連名字也改啦，我上次叫她癩腳給她講了好一陣，說什麼「癩腳我我」的腳字，聽了就討厭……

呂 好啦，那麼叫她英雄，索性跟東京留學生一樣的叫她鑑湖女俠吧。(繼續前面的話)
咱們這位鑑湖女俠不僅跟着時勢走，而且走在時勢的最前面，她在日本的舉動……

徐 您是說去年的留學生風潮？

呂 可不是，留學生風潮的時候，她當了敢死隊的隊長，幾千個留學生裏面，沒有一個不知道有這麼一位女英雄，革命黨的秘密會，她沒有一個不加入，留學生的紀念會，她沒有一次不參加，她參加的會，沒有一次不演說……

徐 在日本那到不相干，問題是在中國。(對吳) 大姊！我沒跟您講過吧。前一次，我跟她在半淞園看見了一個帶着日本妓女的留學生，在這種時勢，當然看了不舒服，她就很不

客氣地走過去，用日本話跟那留學生說——說了些什麼，我當然不懂得，後來那留學生面紅耳赤地走啦，那妓女還跟她吵嘴，引得很多的人來看。

吳 (憂形於色) 哦，我最替她愁心的就是這一點，非但不知道隱藏，還好像唯恐傍人不知道她是革命黨，講話不肯讓人爲了一點兒小事情使人家過不去，況且(不講下去)

(舉座默然，一刻。)

徐 (另找話題) 大媽，您看了她近來做的詩嗎？

吳 (懶散地) 還不是跟她的行爲一樣。

呂 我倒以爲她的詩，做得不及她的白話文，女報上的那篇敬告姊妹文，做得好極啦。

徐 對，這篇文章倒是一個例外，寫得很婉轉……(對吳) 您看過沒有？(走向後方供桌上去拿了一本女報來)

吳 (接過來，翻了一下) 不行啊，這樣小的字，不戴眼鏡……

什麼，大姊的眼力，連這樣的字也看得嗎？

呂

那還不是抄什麼楞戴經抄填的！（從吳手中拿過書來）好啦，我唸一段給您聽……

「我最親愛的諸位姊妹！我雖是個沒有大學問的人，却是個最熱心最愛國愛同胞的人，如今中國不是說有四萬萬同胞嗎？但是那二萬萬的男子已經漸漸的走向了文明的新世界，而我們二萬萬女同胞，還是沈淪在十八層地獄裏面，一層也不想爬出來……」

……

呂

聽着，我說的好文章就在後面這一段。

徐

（制止她）別打岔啊。（提高聲音，繼續唸）「足兒纏得小小的，頭兒梳得光光的，花兒朵兒扎的鑲的戴着，綢兒緞兒滾的盤的穿着，粉兒白白，脂兒紅紅地搽着，一生祇曉得依傍男子，穿的吃的全靠着男子，身兒是柔柔順順地媚着，氣慮兒是悶悶地受着，淚珠兒是常常的淌着，生活兒是巴巴結結的做着（感慨的語調）一世的囚徒，半生的

牛馬，試問諸位姊妹，爲人一世，可會受着些自由自在的幸福？……」

吳（感佩）寫得不錯！比她那些鋒芒畢露的詩好得多了！

徐好文章還有咧，聽啊，……「這些花兒朵兒，好比玉的鎖，金的枷，那些綢緞，好比錦的繩，繡的帶，將你束縛得緊緊的！那些奴僕，就是管束您的牢頭，丈夫吶，不必說，就是問官獄

吏——

呂（插一句）咱們秋姊姊的問官獄吏，可早已經推翻……（話未完）

徐（止之）噓。

（後廳送客之聲，大家聽着）

秋聲……廉夫人這邊我給您說一句就得啦。

聲那麼您快動身，愈快愈好。

秋聲一定的。（二人談話聲漸遠）

淑 (很高興地登場) 客人走啦。

徐 您老是不懂事，人家談話的時候……

淑 (不等她講完) 姊姊，您知道，秋先生南洋不去啦。

吳 (望着她) 什麼？

淑 方才那位客人還來了一封信，說是安徽一位姓徐的寄來的。

呂 (很快地) 徐錫麟？

淑 (歪著頭想了一想) 是吧，請秋先生到紹興去教書，她答應啦……

秋 (秋瑾興沖沖地拿了一瓶洋酒登場，穿着和服)

大家躲在這兒幹什麼？這兒還有酒呢！(看見大家望着她) 什麼為什麼儘望我？您們

在說什麼？

吳 (笑著) 在說兩年前跟您打的賭。

秋 (感到興味) 唔，您們說我輸啦？

吳 那兒的話，輸的是我吶，他們全這麼說。

秋 (扯一張椅子坐下) 那倒要聽一聽，從什麼地方看出來我這人變成更新奇，更危險啦？

吳 全東京的留學生都將你看作一個女英雄，你的演說，你的詩，還有您的名字……

秋 (笑着) 我的詩也能够表現我嗎？

吳 那當然，我把您的詩給南國看了，他笑着說，瓊卿還是一個小孩，「冰雪聰明，」可惜的是「鋒芒太露！」

秋 唔，(點頭) 從他看來，這批評是對的，我也很歡喜他的詩，譬如那有名的「夕陽穿樹補花紅，」這樣的詩真是好極啦，可是，在我，這樣的詩簡直想不到。當我倦下來的時候，或者沒有幫手，感到寂寞的時候，我也想把自已安靜一下，到什麼山裏去，做做他一樣。

的詩，可是……（不勝感慨之態）

我方才說，你的白話文，寫着比詩好。

秋 呂

（看見徐綺廛手裏的女報）噢，看了女報嗎？（隨手將女報接過來，靠近吳蘭石）對啦，大姊，跟您說，到今天為止，您還不會輸，可是從今天起，您才真的輸定了。（興奮地站起來）諸位姊姊！今天我有了一個新的決定，我要幹，幹出驚天動地的事來！把整個的中國都改過！（自己倒了一杯酒，舉起來）今天是我的一個紀念日！（將酒一飲而盡）（大家被她的話怔住了。）

吳

這話怎麼講？

秋

瓜哇不去啦？

吳

到那兒去？

秋

回紹興。

吳 紹興那有什麼……

秋 聽我講哪！（制止了方才的興奮）我到日本去的時候，您不是勸我學女子師範，和看

護學嗎？那時候我跟您爭，可是到了東京，我還是聽了您的話，我學了師範，學了看護，回到中國來，也還想從喚醒女界着手，辦教育，編女報，一點兒也不新奇，一點兒也不危險，對啦，在這一期女報上，不還有我翻譯的一篇看護學教程嗎？可是大姊！結果呢，還是證明了您的路，在中國是走不通的！

吳 爲什麼？

秋 辦教育吧，學校的大權柄，全抓在那些刁鑽頑固的紳耆們手裏，添一門功課，請一位教習，也得受他們的干預；辦雜誌吧，更不必說，女學報辦了四期，辦不下啦，這份女報也許三期也辦不到。

呂 你不是在招股嗎？

秋 那是更可笑啦，分送了兩千份招股書，到今天連一個字的回信也沒有。

吳 蹦蹦不，魏雄，（笑）焦躁是沒有用的！您得耐心的幹下去，女界裏面開通的太少，您得把眼界放寬……

徐 （接上去）對啊，幾千的留學生裏面，難道也沒有熱心的……

秋 （搶着）熱心的也有，可是太少啊！留學生，我真不敢講，到日本之後，第一件使我痛心的就是留學生的腐敗，他們的目的，是在拿文憑，爭地位，回來之後，不是洋行買辦，就是賣國官僚，真的肯替國家求學問的，實在太少啦！

吳 可是，我以爲你的看法太悲觀，不論怎麼說，中國是有進步的，前兩年，不是講立憲也犯罪嗎？可是現在，連湯壽先張譽也組織「立憲公會」啦！

秋 在進步，這是對的，可是使中國進步的是什麼？是湯壽先嗎？革命黨爲着反對專制在砍頭，在流血的時候，他們講過一句話嗎？他們躲在什麼中丞什麼制軍的幕僚裏面，吟詩

作對，直等革命黨的血，造成了全國的輿論，清朝皇帝也不能反對立憲的時候，他們才大搖大擺的走出來，組織立憲公會。他們是國民的領袖，立憲的功臣！死了的革命黨，那是暴烈份子，該死的東西！（興奮起來，又滿滿地酌了一杯酒）

徐 競雄，這外國酒是很利害的，你……

秋 （一飲而盡）這些人很聰明，中國就壞在這樣的聰明人多得可怕！

吳 （冷冷地）可是，他們來參加，不是比不參加好得多嗎？

秋 不過我總討厭這種聰明人！

（暫時沉默）

吳 （慢慢地）那麼您的意思……

秋 我以為，中國這睡獅睡得太熟啦，現在單靠敲敲鼓，打打鑼，是不會醒的，一定要打一個響雷，放一把猛火，纔能嚇醒他……

吳 (微笑着) 您打算放這一把驚天動地的火嗎?

(一個僕婦拿了一張名片進來。)

僕婦 秋小姐，有一位姓王的……

秋 (看名片高興得站起來) 來啦! (對大家) 瞧着放這把火的人來啦! (對僕婦) 就請到這兒來吧! (走向門邊去接，大家睜着眼睛望着)

(秋興奮地迎上去，呂與徐驚異地悄悄私語，王金發登場，向大家一禮，大家的目光好奇地集中在他的身上，王趨前與秋握手。)

王 (高聲地笑着) 秋女士?……聽人家說，我還以為您是一個三頭六臂的女英雄，……

哈哈……

秋 這話該是我說吶，六年前，我就聽人說，咱們浙江有這麼一個秀才出身的大英雄。(笑)

王 (大笑) 彼此彼此……

秋 (向大家) 我來替大家介紹，這位是——

王 (搶着) 我自己說吧，被人家叫做江洋大盜的王金發。(笑着，脫俗地坐下)

(一種驚惶的表情，籠罩在各人的臉上，淑華躲在她姊姊身邊。)

秋 (對王) 給您這麼一說，小妹妹就害怕啦。

王 (對淑) 怕嗎？

(淑華搖頭。)

王 好啦，咱們也握握手！(伸手過去，淑華一半是害羞一半是胆怯，退縮到吳蘭石身邊。)

唔，結果還是怕的。(笑)

(僕婦端了茶。)

秋 (望了一望那瓶洋酒，對僕婦) 再拿個酒杯來！

(僕婦拿酒杯，放在王前面。秋給酌一杯。)

王 好啦，咱們講正經話吧——

（呂與徐吳做了一個眼色，站起來，但是秋很快地看懂她們的意思了。）

秋 （扯住了呂的手）怕什麼（對王）講吧，都是我的好朋友。

王 陶先生來過了？

秋 （點頭）去啦不多一刻呢。

王 事情講好啦，您能去嗎？

秋 當然去您吶？

王 我就是爲了這事情來的，那好極了，那邊要您去把各方面的關係結起來。

秋 學校方面……

王 伯蕪（徐錫麟）早佈置好啦，姓孫的校長是個糊塗蛋，什麼也不知道……唔，行李上

用的封條給你帶來了沒有？

秋 (想了一想,從和服袖袋中摸出一個大信封來,裏面是三五張印着「大通學堂長條
謹封」字樣的封條)這封條?

王 對,我這兒(指着他方才進來時帶來的一包東西)有點東西,請放在您的衣箱裏面!

秋 (立刻會意了)好。喝酒嗎?(舉杯)

王 (喝了)名不虛傳,好酒量!

秋 (又各酌了一杯)各處的情形怎樣?

王 (搖頭)太散漫,一點兒沒有連繫,東邊起來的時候,西邊不知道,直等東邊被打平啦,
西邊才響應,這樣的繼續下去,會把我們的地盤全打掉!所以您得趕快去。

秋 楊卓林到南京去的結果怎麼樣?

王 (吃驚)您還不知道早給斃了!

秋 (一驚)斃了?

王 在南京那邊的機關前三天已經破了！黃克強祇逃了一條命。

秋 （黯然）那麼您看這邊的事情應該……

王 得趕快組織起來；浙江的基礎很不壞，溫台金華一帶的會黨，都已經講定了，大通學校的畢業生，在各縣辦了團練，軍警學三界，也都有了聲氣，您此番得先到上八府去走一趟，把各地的關係接好……

秋 您打算浙江單獨的幹起來？

王 不！（將凝神而又胆怯地聽着的女客們望了一眼）金華先起來，等省城的兵調過江的時候，紹興和杭州同時響應，能把杭州佔了最好，否則從金華處州出江西，伯蓀在安徽就可以動起來……

秋 好極啦，准這麼幹！（舉杯喝酒，已經有幾分醉意了）祇要浙江安徽打下來……（回頭看了一眼吳麗石）大姊！這個驚天動地的霹靂够響了嗎？這一把火……

吳 競雄您——

徐 (差不多同時的) 競雄我不希望您……

吳 這不是太冒險嗎?

秋 哈哈,要把這獅子驚醒來,總得有人去冒險啊!(有點兒酒意了)這種危險,湯壽先張

譽是不肯去冒的!

徐 不,你不一定要冒險,這兒一樣的事情要幹啊,譬如女報,你難道真的辦了一期就放手?

秋 這就請你辦下去,好嗎?也得做一點兒事啊!

徐 不,你還辦不好的事,我能辦嗎?況且……

吳 瑞卿,我也希望你在上海,你是女界裏少有的人才,你不能去冒這樣的危險!

秋 (反問似的) 人才,人才不替國家做事,要人才什麼用?等亡了國給洋人當奴才總管?

吳 不明知道有危險，爲什麼要去……

王 (插一句) 諸位也不必看得太嚴重，她的事倒並不怎樣危險，那邊的知府賈福還是
一個出名的新派……

吳 但是，我對於她（望着秋瑾）的行徑總有點兒不放心，舉動和常人不一樣，講話不留
意，內地風氣沒有開，一點兒小事情也會大驚小怪，別的可不用說，譬如你身上的那把
刀，給關卡上查出來，就有點兒不方便……

秋 (從腰帶裏取出那把一尺長的倭刀來) 在外國，別說小小的刀，就是七響九響的手
槍，也可以隨便帶，……好吧，(對王) 跟您那包東西一起的藏在箱子裏。

王 倭刀？(接過來看) 日本買的？

秋 (望着大家) 大姊別這麼怕呀！今天是我的新的開始，您們得鼓勵我，爲什麼老說這
些沒氣力的話呢？(看見呂萌低着頭來看那本女報，走上前一步，奪了她的書) 女學

士別儘看書，看我舞刀吧！（從王手裏拿過刀來）

徐（悄悄的）酒喝醉啦！

吳不，這是她的豪氣！

（秋束一束帶，舞起刀來，大家望着她，舞了一回，把刀收了，大家拍手，再滿滿地酌了一杯酒，舉起來對大家高聲地）

秋 今天是難得的盛會，聽我唱一個歌！（大家拍手和之，唱——）

「吾輩愛自由，勉勵自由一杯酒！

男女平權天賦就，豈甘居牛後？

願奮然自拔，一洗從前羞恥垢，

責任在肩頭，恢復江山勞素手！

（舉杯一飲而盡。覺得太興奮了，驢然的坐下來，大家喊好，呂和徐低聲談了幾句，徐

走到她後面，輕輕地拍着她的肩膀。

徐 姊姊，您累啦吧。休息一下——

秋 （躍然而起）那兒的話，我沒有醉！（此時女僕正在沖茶，對女僕）李媽，把我的行李
拿出來！

呂 （吃驚）什麼？

呂 到那兒去？

秋 （醉態可掬）我沒有醉，我得走啦！王同志，咱們走吧！

吳 （走過去扶着她）擔牌……

秋 （向大家）我走啦，再見！（高聲地）他們等着我吶，打一個驚天動地的雷，放一把驚天

動地的火，使整個的中國都改變……

吳 擔牌……綺塵妹子，您來扶着她……

——幕——

第三幕

第一場

一九〇七年六月初四日

紹興大通學校內

秋瑾

王金發

程毅 大通學校教員

徐頌揚 同校學生

錢應仁 同

呂植松 同

王植槐 同

蔣紀 內線奸細，大通職員

李益智 新軍第一團標統

親兵學生衛役等多數

舊式學校的會議室，中間是長方形的會議桌，陳設簡陋，壁上掛著許多鏡框照片之類，正中掛着一幅對聯，濃墨寫着「競爭世界」，「雄冠全球」字樣，右手前方是通其他教室的走廊，左方後面是通教員室的門，前方是一排玻璃窗開著越窗可以看見校園中的花草，聽得到一陣陣的蟬聲。下午，十九個重要學生和教員緊張地在聽取蔣紀（蠅雲）從關溪帶回的消息。秋瑾坐在會議桌的一端，以手支頤，全副精神注意着蔣紀

的答話。

程 (狠狠地) 那麼你到蘭溪是五月念八日?

蔣 念八晚上。

程 秋協領你去傳達的命令，是改期六月初十起事，你爲什麼擅發號令，要他們在當天晚上發動?

蔣 我到蘭溪，他們念八起事的計畫已經定啦，金華失敗之後，官場很惶恐，蘭溪已經有了到省城去請兵的消息，加上聽到了徐錫麟首領在安慶失敗的消息……

程 住! (追詰嚴酷) 你說到蘭溪的那一天是念八晚上?

蔣 不錯。

程 (帶着冷笑) 伯霖在安慶起事是五月念六，(指桌上的報紙) 消息傳到紹興是六月初二，你在蘭溪居然能在念八以後聽到安慶的消息。(其他的學生們動搖，將眼光

集中在蔣紀身上)

蔣

(狼狽)不，那是……有人從安慶逃來……

程

(不等他辯解，對大家)協領諸位同志，看模樣，咱們六月十日起事的消息，也已經洩漏啦，初十離今天還有一個禮拜，難保當地官廳不會先下手來對付我們，況且金華蘭溪武義都已經失敗，縣的革命軍已經退往東陽，紹興樊蕪蘇撤，孤立無助，即使初十起事，對於大局也沒有多大的好處，所以我主張同志們應該很快的退出紹興……

秋

(意外)退出紹興，這是你們講的話嗎？(憤激地)我們命令同志們去衝鋒陷陣，可是到了危急關頭，自己倒反輕輕的逃走，這能對得住許多死難的同志嗎？我，到死也不走！

程

明知危險而不走，對於革命是沒有好處的！

秋

危險？革命黨的性命，值得這樣的寶貴嗎？

程

很寶貴！革命黨決不作沒有代價的犧牲！

秋 退出的代價是什麼？

程 保存我們的力量，不放棄對滿清的敵對！

秋 臨陣退却是革命黨的恥辱！

程 （冷靜地）孤注一擲也決不是革命黨的光榮！

（學生們動搖愈甚，有人竊竊私語。）

錢 協領現是事情很緊急，我們可以走的路，祇有兩條，第一是暫時退出，第二是不等初十立刻起事！

（突然的一個總差的從走廊登場。）

聽差 校長，杭州派人送來的急信。

程 （很快地接過來）唔，武備學堂來的（走過去遞給秋瑾）

秋 （拆封讀）「……皖案消息抵抗，省城震動，月杪實編微服抵省，聞有與紹紳湯壽潛先

等密謀解散大通之說，（漸低）……（終於高聲地）今晨已派帶新兵一標來紹，惟恐新兵與黨軍通謀，臨行兵士隨身所帶各物，均被搜盡……」

（學生中有數人耳語，亦有私行潛出者。）

秋 （決然）翹仙，校裏還有多少子彈？

程 五千發不到。

秋 五千？

程 上個月實彈演習的時候消費了……

秋 後膛槍呢？

程 三十二桿。

秋 將槍械和子彈分配給全體同志！

（遠遠地騷擾之聲，大家驚愕。）

聲一 打死他！

聲二 胆小的東西！

（一個學生上來報告）

學生 協領有兩個怕死的傢伙從後面泗水逃走啦！

秋 （一抹悲涼的感情掠過她的顏面）諸位同學，同志，這是我們最後的關頭，我們不講戲身革命，現在已經是最後犧牲的時候了。願意跟我在這兒死守的快去領取槍彈，不願的不必私逃，儘可以大胆地出去！

（全場紛亂，有人奔出，亦有人激昂地發言。）

錢 協領！我們死也不願離開學校，願意跟大家一起的戰死，但是散在各處的同志，若有等待六月初十起事的命令，我們不能讓全浙江的基礎，完全地消滅，我們一定要趕快通知，一方面派了到上海去……

呂 不通知也沒有關係，我們立刻起事，佔據紹興，各地聽到消息，自然會起來響應……

徐 杭州和上海在這種緊急的情形之下，即使派人去也是沒有用的，我的意思是一方面立刻準備，趁清兵未到之前起事，一方面趕快派代表到嵊縣武義去找王金發竺紹康，要他們趕快回兵接應。

呂 好，事情不能慢了，現在立刻決定，派人到嵊縣去……

錢 那方面情形，最熟悉的是……

徐 對於各地會黨情形，程先生知道得最詳細，就請程先生很快的就去……

蔣 （出於意外地）不，我反對！

徐 爲什麼？

蔣 就因爲魏仙知道得太多，萬一路上出了毛病，那不是全浙江的祕密，全給……

程 （先登耳聽着。這時候不等他話完，將他狠狠地打了一記耳光）你敢侮辱我！你以爲

我被捕了會講出黨內的祕密來嗎？

徐 (冷冷地) 方才還是那樣的愛惜生命，被捕之後的事，有誰替你担保？

蔣 什麼？你這狗東西！(要撲過去打他，被錢攔住)

秋 靜聽我的命令！(指程) 你立刻動身，去找竺紹康、王金發，要嵒縣的革命軍立刻反攻

諸暨蕭山……

程 (很快地) 那麼學校呢？

秋 假使清兵來打，我們當然反抗！

程 杭州的兵，快已經到啦，我們還能等待嗎？三十二桿槍，能敵得一頓兵嗎？

秋 這早已經不是勝敗的問題，而是應不應該的問題。

程 這種聽死的辦法，不應該，我不同意。

秋 你不去？

程 到了這種時候，死還不是很容易嗎？但是，我相信，（昂然）現在還不是我們死的時候，死也不是解決問題的方法！

蔣 （冷笑）嘿嘿……

程 （很慢地回轉頭來）你，你以為我怕死嗎？……

（話未完，一個學生帶了一個商人模樣的老年人登場。）

學生 協領縣方而派人來啦！

（大家的目光集中到那人身上。）

秋 縣來的什麼字號？

來人 「源」字！

秋 表記？

來人 （除下手上的金戒指）B！（呈上）

秋 叫什麼？

來人（出人意料地大笑起來）哈哈，裝老頭子把腰也僵痠啦！（用手拉下化粧的鬚髯，

挺一挺腰，用手反搥其背）

錢

（同聲地驚呼）王金發！

程

秋（站起來，擰着手）您怎麼來的？

王 哈哈，還不是走來的嗎？

秋 從那兒來？

王 從杭州。

秋 杭州你們的軍隊呢？能打回來嗎？

王 東陽義烏一帶，中間給沈棋山的兵隔斷啦！

(學生動搖)

各地的情形……？

王 慢，且別問；你知道了杭州派兵的消息沒有一標兵已經渡過江啦！一會兒就到！

秋 知道！。

王 打算怎辦？

秋 假使來打，我們準備抵抗。

王 假使來打？你以為他們也許不來打嗎？

秋 我不相信他們會派一標兵來攻打一個百十個學生的體育學校！

王 錯啦錯啦！你還不知道嗎？弼曾、馱貴、顧拿、大通學校的問題去跟湯壽潛先商量，他大聲地說，這樣的人不殺，還殺什麼！你別以為貴福跟你表示好意，替你寫這麼一幅對聯（指掛着的那副對聯）就是真真的新派，這些狗官爲着升官得祿，什麼事情都可以做的！

(學生有逃走者。)

秋

(沈思了一下)好，大家聽着，事情到了這樣的田地，一切都聽同學們的自由決定，願意走的可以跟王先生到縣去……

王

(不等她講完)你吶？你不走？

秋

(決然)我不能走！這次事情的失敗，是我的責任！殺身成仁，是革命黨的本色，伯藜的消息傳來之後，我早已經有了決意啦！

程

死，能够減怪責任嗎？

王

傻事情！傻事情！你不能這樣做，事情急啦，趕快走，中國的古話，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」！我們幹的機會可多吶！

秋

不，這次失敗，各埠同志們的血已經淌得多啦，他們勇敢地成仁取義，我自己倒反臨危逃避，今後革命黨還有信義可以講嗎？

王 那麼你打算做第二個漢振聲嗎？給他們抓起來，十年二十年的關在監牢裏？

秋 不，我早有了決心！（用手取出藏着的倭刀）

王 啊！想不到你有這樣的優勁！你從前的那些仁義禮智的舊書唸壞啦！

程 （誠懇但是堅決地）協領！最後的一句話自殺表示你放棄了對滿清政府的敵對表

示你承認了自己的失敗！

秋 （悲痛地笑着）我們的同志多得很吶！他們一定能够繼續我的事業的！（忽然憶起

一般地走向教員室，回頭）你等一等！

（全場混亂，學生有拿着槍械準備抗戰的，有狼狽地準備逃走的，程毅與王金發密談，王用他銳利的眼光對冷靜地坐着的蔣紀望了一眼。）

秋 （拿了一本簿冊登場）這是我化了兩個月工夫編起來的浙江各地同志的花名冊，是絕對不能給別人知道的，你帶在身邊，萬一這兒的計畫完全失敗，你就想法帶回上

海去交給陶先生！

蔣（看見名冊，走過來，對秋）王同志在江浙一帶案子太多，帶在他身上太危險……

王（用一種開顏笑的態度）帶在我身上危險，丟在這兒安全交給你安全？

蔣（不是這樣講，認識你的人太多……）差不多要用手來奪取名冊！

王（您要？將名冊向他一送）交給你（蔣紀昶怯地伸手來接，但他很快的一只手拿出

手槍來對住了他）可是他不肯！

（蔣驚惶後退，遠遠地人聲嘈雜。）

王（對秋）走吧！

秋（堅決）你別勉強我！

王真的不走！

秋（點頭）你好好的幹！（伸過手去）

王

(很快地和她了握了握手)我走啦!(將手裏的一根手鎗交給她)這送給你!

(很快地下場,幾個學生跟着他走。)

王聲

哈,你做你的聖人,我做我的強盜!

(舞台上只剩秋瑾、蔣紀程、毅、徐頌揚、錢應仁等幾個人了,秋悲涼地對剩下的人們

望了一眼,當她看見程毅的時候。)

秋

你爲什麼不走?

程

我不走,我還有要幹的事情。(很快地從地下揀起一把方才學生們丟下的刺刀,走近

蔣紀)你這狗東西,我先得了結你,革命黨裏面有了你這樣的人,才會有今天的……

蔣

(逃到秋瑾身邊)什麼,到了這樣的時候你還要跟自家人作對?

程

自家人你是——(一把抓住他,齊掙脫)

蔣

(焦急地扯住了秋瑾的裙子)我……我……我要走啦,給我一點兒盤川……

秋 什麼，這時候向我要盤川？

（程毅正要跑過去的時候，外面喊聲大作，撞門聲，喊殺聲，鎗聲齊作，錢徐等分頭奔出，程毅丟了蔣紀，向走廊，鎗聲愈密。）

蔣 （緊緊地扯住了秋瑾）給我盤川，給我……

秋 你（用力地掙開，用手槍封住他）站開！（蹲在窗框下，開鎗迎敵）

蔣 （將桌子推翻，躲在桌下喊）在這兒，在……

秋 （忿然回轉身來）你這狗東西！（開鎗，子彈夾住，不發）

（這時候，清兵已經從左面花園裏進來，跨窗蜂擁而入。）

兵一 帶下！

兵二 不准動！

（其餘一擁而上，將秋瑾及蔣紀帶住，從走廊上，兵士押着程毅和受傷了的徐頌揚。

等登場，程怒目切齒，用足亂踢，兵士用槍托打。全身軍裝的標統登場。

李 (氣呼呼地) 主犯拿下了？

兵一 拿下了？

李 (將秋仔細地看了一下) 唔，你是秋瑾？(秋瑾怒目而視，不答) 好大眼！(回頭對兵

士) 亂黨全拿下啦？

兵二 全拿下了！大門口拒捕的打死了兩個！

李 好，重重的綁起來！死了的把頭砍下來，帶回去！

(兵士用繩索綁住秋瑾等，突然)

蔣 (大聲地) 輕一點！我是內線！

(大家望齊他。)

人：處：時：

第二場

同日深夜

紹興府衙門公庭

貴福 紹興知府

李鍾獄 山陰知縣

章瑞年 會稽知縣

李益智 第一標總統

胡之楠 本地劣紳

秋瑾

程毅

蔣紀

刑名師爺，差役等

知府衙門公堂，左方，是與觀客席成三十度角度的會審公案，正面後方是通內部的門，前方陳列着肅靜迴避的虎頭牌，等等，再前是站立着的差役，刑具；右方前面，表示着公堂正門。公案上燃着已經點刺了的大紅蠟燭，後方點着長腳燈籠，深夜的情景。

幕啓前，差役着力地打板子的聲音，但是好像打在石頭上一般的連一點呻吟的反響也沒有！幕漸啓，紹興府知府貴福坐在正中，兩邊是李益智、李鍾獄、章瑞年，刑名師爺反背着手站着，書記坐在側案上，咬齋筆桿發呆，案前跪着蔣紀，他的手足並未上鎖銬，程毅被打暈在地上，差役拿了一碗冷水在他頭上噴着。

章

好倔強！這是第幾次啦？

差役 已經第六次啦。(再噴水)

(大自鳴鐘打三響)

李益智 倒是一條硬漢，從黃昏打到深更，打斷了腿也不講話。

程 (醒來，低聲的呻吟)

差役 稟大人，犯人醒啦。

李鍾嶽 (頓頓搖頭，不忍之態，對貴福) 卑職的意思，以為即使大通學校跟徐逆有關，學生

教員不一直都是同黨……

貴 (一笑置之) 貴縣看得太簡單啦。(回頭對差役) 再問他，招不招？

刑 (走近一步) 程毅，你何必這樣抵賴呢？快把事情講出來，就沒有你的事啦。

程 (抬頭，怒目而視，不答)

刑 (故意和顏悅色地) 快講出來，免得再吃苦，你幹了些什麼，蔣紀都已經替你供啦，抵

地方來，就可以給你從輕發放（裝出懇切的口吻）你是一個生員，你懂得洋務，你是一個有用的人才，在現今這種預備立憲的時代，各位大人一定可以格外施恩，說不定還可以替你……（搖頭擺尾）

蔣

（對堂上）稟大人，程樹仙知道的亂黨地方決不止一處兩處，浙江會黨機關，他全知道，破案的前一點鐘，秋瑾還派他到各地去通知亂黨機關，定期起事，那時全虧小人反對，否則他早已漏網啦。

章

那麼你去勸勸他，叫他從實招出來。

蔣

（旋轉身來向着程發）程仙到了現在，還抵賴什麼（程先怒目相對，後來掉頭不理）你又不是三代以上的人，講名節有什麼用？白白地替革命黨送性命，何苦啊！我跟你老朋友……

程

（猛然地回轉頭來）吓！（一口唾沫吐在他臉上）

蔣 你……（嘴裏講着，但是在那種烈烈的正氣前面，他也覺得自己的卑劣了，滿面羞慚地退了幾步）

（李鍾嶽感嘆點頭）

程 （一半旋向觀衆，感慨地）秋先生做人太好啦，不論什麼人都當作同志，這是好教訓程毅，倔強是沒有用的！你們當亂黨的都不怕死，但是本府可不給你痛快的死吶！這兒預備着給你受的刑具多得很！

（不答）

貴 （再轉換話頭）據蔣紀口供，今天王金發到大通來過一次，帶了一批同黨到縣去，對嗎？

（不答）

貴 你們的首領蔡元培現在到那兒去啦？陶成章呢？……除此之外，在本城還有什麼機關？

譬如說，跟秋瑾來往的朋友，她經常走動的地方譬如……

（抬起頭來）她經常來往的地方唔，那到有一處……

（大家意外地望着他，書記濡筆展紙等待他的口供。）

貴 快說出來！（對書記）錄下來。

程 （慢慢地）在本城秋瑾走動得最多的地方，祇有一處，這人是湖州人（大家愕然），名字叫做費福，是滿清政府的紹興知府，

貴 （連連拍案）混蛋！打這不怕死的！

（刑名師爺甚至李益智也禁不住笑了。）

程 （不管一切）費福跟秋瑾常常見面，秋瑾從上海運來的槍彈，全由費福發給執照，費福還替大通學校寫過一副……（被差役按住了嘴）

貴 （對差役）給我重重的打，打已經不中用啦！用刑法呀，無法無天，簡直是信——口

——
雌養！

（差役一人按住程毅，一人拔他指甲）

程（忍不住的慘叫）啊（暈去）

差役裏大人，犯人又暈去了！

貴（低聲地與章瑞年商量，章裝着苦臉搖頭，從袋裏摸出錶來看看了看時刻）帶下去！

好的看管，別讓他死了！（又和李益智耳語了幾句）帶秋瑾！

（差役拖程毅下，其餘的差役吆喝）

衆人帶秋瑾！

（秋瑾被獄卒押着登場，頭髮散亂，兩手反縛，腳上戴着重鍊，但是態度自若，站立不

跪。）

貴（拍驚堂木）你就是亂黨首領秋瑾嗎？爲什麼這樣大胆，和逆黨徐錫麟共同造反，此

刻還有餘黨逃處？軍火藏在什麼地方給我從實招來，免受刑罰。

秋（向賈福瞪了一眼）什麼，你不認識我嗎？爲了給文憑的事，上月底我遭到這兒來過

一次，大通學珍，你也是董事，體育會購買軍器，是你給的護照……

賈（大聲地）胡說，我問你跟徐錫麟的關係，你爲什麼跟叛黨有往來？他是你的什麼？

秋（冷笑着）我認識徐錫麟，正像我認識你一樣！在你問我之前，我倒正要問你，大通的

學生沒有犯罪，你爲什麼不問情由的帶兵攻打學校，屠殺青年？

賈（被她突然地一問，語塞了，刑名師爺和他耳語）秋瑾，你抵賴已經是沒有用啦，你勾

結匪黨，圖謀不逞，蔣紀和程毅已經供得很清楚啦！（秋瑾以悲痛和憤怒的眼光將跪

在地上的蔣紀看了一眼，此時李益智已經在公案上睡熟了，鼾聲大作，賈福故意的用

驚堂木一拍，益智驚醒，書記竊笑）

刑（這個人講話，永遠是似乎很懇切的）程毅好像對你有點私仇，所以他將一切罪故，

都推在你的身上，對於這一點，你得辯白一下，譬如說，他說你勾結陳積匯、王金發、竺紹康，這一點，（望着貴福）太祖就不很相信，你是山陰望族，世代書香，決不會有這種荒唐的事的，我看，你還是快把革命黨，光復會的事情講出來，只要你不是主動，現在這種預備立憲時代，對於你這樣一個女界難得的人才，各位大人一定可以法外施恩，從寬釋放，我看……

（李益智駭聲又作）

秋（充滿了憎惡的表情）你這些鬼話，祇能騙騙沒有人心，甘為奴隸的豬狗，可決不能欺騙有血性有節操的革命黨！我……

貴（秋瑾正要講下去時，攔住了，對書記）快，錄下來，看這踐人，不打自招，自己就承認革命黨啦！

李益智（驚醒大大地點頭）好！

貴

好，你承認啦，你是革命黨，你要革大清帝國的命！好傢伙，那我要問你，你是一個良家子女，世愛國家恩典，爲什麼不好端端的安分守己，要這樣出乖露醜，奔走革命……

秋

你問我爲什麼要革命？那倒可以講一講。（對書記）記錄下來，好讓千秋萬古的人知道。（向着觀衆）自從滿人入主中國，已經三百年啦，壓迫漢人，屠殺無厭，在上荒淫無度，在下民不聊生，自從和西洋互市以來，頻年喪失國土，棄了安南緬甸，割了朝鮮台灣，現在居然將你們（對貴福）祖宗墳墓之地的滿洲也送掉啦！對外是割地賠款，無恥投降，對內是壓迫民衆，虐殺無辜，現在表面上說是預備立憲，實際上却是集權中央，這種獨夫的專制政治不推倒中國……

（李鍾嶽慨嘆，垂頭不語。）

貴

（不耐了）够啦够啦，這兒是公堂，不是演說的地方……

李益哲

（對貴）爲什麼，讓她說下去啊！這樣的話，我從來沒有聽人講過……

貴 (笑) 這就是革命黨的手段，嘿嘿，從來沒有講過的話，最聽不得，聽了貴總統也會……

……嘿嘿……(回頭對秋瑾) 現在你講，革命黨的內部有幾派，有多少同黨，準備什麼時候起事……(一個差役拿了一個紅帖兒登場，呈給貴福。)

差役 胡之楠老爺請見。

貴 (有點兒吃驚) 這時分，他有什麼……

差役 說有火急的事情……

貴 請進來。(回頭對書記) 方才的一段口供，記下了沒有？

書記 記下了，可是……

(胡之楠登場，獐頭鼠腦，金絲邊眼鏡，恭敬地對問官們唱諾。)

胡 太公祖爲民除害，太辛苦啦！

貴 有什麼緊急的……

胡 有一個非常緊急的消息，在這兒講……

貴 (注意)不妨請講吧。

胡 (故作鄭重)方才據一個大通學校逃出來的總差密報，革命軍準備在本月十日在

全浙各地大舉起事，劇盜王金發紹康已經潛入本府……

貴 (緊張消失了)這消息本府早已經知道，並且已經電告撫憲，派兵彈壓啦……

胡 (掩不住失望之色)是，但是紹城伏莽太多，還請太公祖格外戒備(一揖)同時，

對於大通一案，生員代表本城紳界，要請老太祖特別從嚴辦理，除出從道嚴徒應軍

法從事之外，生員們的意思，以為紹城所有洋務學校，務必一律掃除……

貴 這是什麼意思？……

胡 (頭頭是道)自從徐秋兩逆在紹興分佈黨羽之後，本城風紀大壞，秋瑾日常男裝騎

馬，來往通衢，舉行什麼野外演習的時候，更是男女雜沓，不堪聞問，她還提倡邪說，刊印

傳單，不是男女平權，就是交際公開。這樣的增長下去，詩書禮義之邦，將淪為禽獸……

禽獸……禽獸（講不下去）

貴 唔唔，可是辦學堂，開民智，這是上面的意思，本府……

胡 （惶恐）當然當然，生員的意思，祇是秋逆所辦學校，一律加以封閉……（鐘鳴四下）

貴 （不耐）我懂得你的意思啦，（作送眷狀）

胡 （告辭，可是臨行的時候好像突然想起來一般的）噢，還有一點小事要請太公祖幫

忙，（放低聲音，語態可掬）就是秋逆開設體育會的××街的房屋，本來是生員的一

家遠親祠產，後來被逆黨強佔，開設學校，此次——案結之後，還請太公祖特別……

（又是一揖）

貴 （至此才知道他的來意）唔唔，這事情一定得……（突然的一個差役從外奔入，送

上一個密封的紙包。）

差役 回大人院裏來的密電。

(貴福接過密電，拆開看過，面色很快地變了，不再理會胡之補，向秋瑾：)

貴 秋瑾，你是革命黨，你要推翻本朝天下，你已經招啦，可是你在本城有幾處機關？有多少同黨快快招來！

秋 (昂然) 革命黨的內情，你不必多問，問了也是徒勞，你可以砍我的頭，你不能變我的志！

貴 (電報捏在手裏) 很好，很強硬，你以為我不會砍你的頭嗎？我現在就砍你，這是張中丞來的密電，要將您就地正法！(全場視線集中在他的手上) 綁起來！

(李益智、章瑞年和刑名師爺等伸頭過去看電報，李錦嶽依舊垂頭不語。)

貴 (按住了興奮) 秋瑾，你還有要講的話嗎？

秋 (不動聲色) 成仁取義，這是我們革命黨份內的事情，我的頭不會白斷，我的血不會

白濁，全中國的我的同志，一定會繼續我的遺志，中國婦女的自由平等，中國民衆的解放獨立，一定會實現的！（回頭來）祇是，對於你們這些走狗的走狗，可未免太便宜啦，你們……

貴

（拍驚堂木）還敢胡說！

秋

本來，十年二十年之後，你們這些狗名字，就會像死貓死狗一樣的被人忘掉啦，可是現在，你們殺了秋瑾，殺了一個中國女界的革命黨，你們的臭名聲，可也跟着我而千秋不朽了！哈哈……

貴

快，綁去斬啦！（對李鍾嶽）貴霖！就請您去監斬吧。

李鍾嶽

（這時候從他臉上可以看出義憤的表情）卑職對於這案子有許多不同的意見，尤其是在現在這種時候，更不該草菅人命……

貴

（多少驚訝）什麼，貴縣對於院令……

李鍾嶽 這問題關係太大，卑職……

貴 (有點生氣，回頭對章) 那就請貴縣偏勞……

章 (胆怯地) 是。

(差役綁了秋瑾，另一差役端了一盆酒食，放在她的前面，同情與欽佩之色可見。)

差役 這是規矩，你可以……

秋 (奮然舉足一躍，將食物猛烈地踐踏) 走！(差役擁秋下場。章瑞年向貴鞠行了個禮，

隨着下場。)

(舞台漸亮，天快亮了，遠遠的雞啼。)

李益智 啊，(大大地打了個伸欠) 倒是一條好漢。

貴 (被引着也打了一個伸欠) 天快亮啦，咱們得去睡啦。

(李鍾嶽慢慢地站起來，用袖子偷偷地擦了一下眼淚。)

(鷄啼，鐘台大白，燼炬無光。)

——幕——